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现代日本学术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周晓虹

小森陽一 高橋哲哉
ナショナル・ヒストリーを超えて

超越民族与历史

[日] 小森阳一 [日] 高桥哲哉 编 赵仲明 陈高峰 李雨萍 王海凤 译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现代日本学术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周晓虹

超越民族与历史

[日] 小森阳一 [日] 高桥哲哉 编
赵仲明 陈高峰 李雨萍 王海凤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超越民族与历史 / (日) 小森阳一, (日) 高桥哲哉编;
赵仲明等译.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1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 张一兵主编)
ISBN 978-7-305-16659-4

I. ①超… II. ①小… ②高… ③赵… III. ①民族主
义—研究—日本 IV. ①D0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65965 号

National History wo Koete
Copyright © 1998 by Y. Komori and T. Takahashi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7 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simplified characters arranged with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Tokyo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 Tokyo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09-179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书 名 超越民族与历史
编 者 [日]小森阳一 [日]高桥哲哉
译 者 赵仲明 陈高峰 李雨萍 王海凤
责任编辑 官欣欣 张 静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18.5 字数 249 千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6659-4
定 价 48.00 元
网 址 <http://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小森陽一 高橋哲哉

ナショナル・ヒストリーを超えて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语），但“我们”与“他者”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绝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橥域外学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缺，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项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做出贡献。

丛书编委会

2000 年秋于南京大学

前 言

高桥哲哉

这是发生在东京都内某高校中的一件事——在有很多学生上课的东亚国际地域研究课堂上，一位教师讲述了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造成了今天日本社会中在日朝鲜人（包括韩国籍、朝鲜籍人在内）的现状，他试图唤起学生对此事的关注。但是，某日他读到了学生学习报告中的一段话，感到万分震惊——“我没有想到在大学里竟然接受这样的自虐式教育”。教师感到震惊那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是在日朝鲜人（韩国籍），学生当然对此也很清楚。

对日本与朝鲜的过去、直到现在的关系重新进行批判性研究的在日朝鲜人教师，日本的大学生用反问“老师也是属于自虐史观派的吗？”来回应，这绝不是开玩笑或是编出来的故事，本书执笔者之一的徐京植先生就是亲历者。当今日本人的历史意识是多么的混乱啊，这件事足以证明这一点，我想。

在试图对正视侵略亚洲、正视殖民统治历史的态度进行嘲讽和非难的意义上使用的“自虐史观”这个词汇，不再像过去那样是一部分右翼保守派政治家、空想家的专利，它已经成为一般学生甚至市民的最新流行语。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是由领导“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的登场，以及包括他在内的“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活动所造就的。他们乘着冷战结构的解体和泡沫经济的崩溃等所产生的人心的不安，在“复辟健全的民族主义”的名义下，提出了极端的本国中心、本民族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尤其在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

之后,面对日益增多的原“从军慰安妇”等亚洲各国的战争受害者们的揭发和质问,他们采取了极为反动的拒绝态度。他们发动报纸、杂志、漫画等新闻媒体进行大肆宣传,从不听取被他们排除在外的他者的呼声,他们自以为是的言论宛如“被压制的真实”那样开始被很多人所消费,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本书主要是针对这一新的日本民族主义的攻势展开批判而编辑的论集。我们两位编辑最强烈的愿望就是,与各种不同专业背景、不同个性的人们——进而,与隶属于不同国籍、不同习俗的人们——站在一起,共同批判新的民族主义。我们想要将本书编辑成一本以自由的形态、从各自不同的位置出发对问题发表见解的理性的证言集。从结果上而言,本书尤其呈现出横贯历史学、文学、哲学、伦理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人类学、女性学、思想史、表象文化论等专业领域的多样性,从随笔到辩论式的文章以至接近于比较学的研究论文,构成了形式丰富多彩的文章盛宴。我多少有些自负地窃思,从这一点而言,它完全符合以引导人们走向开放的历史意识为目的的论文集的初衷。

作为书名的创意者我想说一句。《超越民族与历史》这一书名,其实在本书的执笔者中间也有过争论。“民族”“历史”带有“本国史”甚至“国民史”的含义,但是,对于与民族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一思想的批判,也不能将之与批判者的立场以及批判的脉络毫无关系地进行绝对化。尽管我们不能忘记民族主义结构上的问题,但是,我们能将被其他民族、其他国压迫、民族性被抹杀的人们的“抵抗的民族主义”与统治者的民族主义来等地加以谈论吗?享受着国民国家恩惠的人,能说正在深受不能拥有国民国家之苦的人们对国民国家的希求是民族主义并应该将之舍弃吗?当今天的日本人被亚洲的受害者追究过去的战争和殖民地统治责任的时候,尽管他们拒绝民族主义,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不接受“本国”的过去的话,有可能来回应这一责任的追问吗?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超越民族与历史”这一运动,绝不可能是单纯的运动。尽管如此,如果我们来审视一下世界的现实以及历史认识的发

展状况的话,所谓的“本国史”和“国民史”的范畴,既不可能是不言自明的东西,也不可能是最后的东西,无疑,我们必须超越这一狭隘的思想和框架。基于上述的考虑,在此,我想最重要的是希望各位理解,我们正是毫不胆怯地带着对鼓吹复辟“国家正史”的新民族主义者提出强烈批判的意图采用了现在的书名。

我们衷心希望本书能有助于所有思考东亚——乃至世界——的历史、现在、将来的人。

1998年3月16日

目 录

1 / 前言(高桥哲哉)

I 回顾过去的话语

- 3 / 作为文学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文学(小森阳一)
- 16 / “国语”教科书中的民族和历史(红野谦介)
- 30 / 不许侮辱我的母亲(徐京植)
- 45 / 爱能拯救殖民地?(李英淑)
- 57 / 司马辽太郎的历史话语——以《坂上之云》为中心(成田龙一)
- 70 / “自由主义史观”与历史教育(义江彰夫)

II 来自“民族主义”的重压

- 91 / 超越“更好的日本人”的形象——在自豪感与悼念面前(李孝德)
- 105 / 没有价值的忏悔(大越爱子)
- 120 / 国民的心象地理与解构国民的话语(姜尚中)
- 133 / 民族·历史·爱国心
——以将“历史教科书争论问题”历史性相对化为目的(川本隆史)

148 / 为了忘却的“国民故事”

——思考“来历论”的来历(岩崎稔)

163 / 传媒与民族主义的消费(吉见俊哉)

Ⅲ 抽出记忆的意志

181 / 否定论的时代(高桥哲哉)

195 / 记忆的未来化(米山・理佐)

210 / 勒南的忘却抑或在“国家”与“历史”之间(鹤饲哲)

226 / 战争的记忆与历史研究——越南 1945 年饥荒调查(古田元夫)

240 / 作为仪式的性暴力——关于战争时期强奸的用意(长谷川博子)

255 / 从个体记忆出发——反省战后历史教育(佐藤学)

268 / 后记(小森阳一)

I 回顾过去的话语

作为文学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文学

小森阳一

围绕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记忆的两个争论——即“历史教科书争论”或称为“从军慰安妇问题”的争论与“历史主体争论”，重新提出了由文字来加以表象的“历史”和“文学”的关系性问题。

为了反对 1997 年 4 月开始采用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日军强征“朝鲜人从军慰安妇”的记述，“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于 1997 年 7 月成立。自 1996 年 11 月起担任“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副会长的藤冈信胜不断强调，促进自己的历史意识发生变化的决定性话语来自于司马辽太郎的历史小说。

在《屈辱的近代史》(1996 年)中藤冈表白道：“决定性的分水岭出现在我拜读了描写日俄战争的《坂上之云》之后。这一作品，将‘东京审判=共产国际史观’这一无法回避的问题摆在了我的面前，它从根本上动摇了我的内心。”

并且，在之后成为“历史主体争论”发端的“战败后论”(《群像》1995 年第 1 期)中，加藤典洋提出“如果不是”“通过对我国三百万死难者的哀悼”“建立对两千万的亚洲死难者的谢罪之路的话”，即便就战争问题对外进行了谢罪，但在日本内部，也无法从对之加以否定的“化身博士”似的战后日本人格分裂的“扭曲”中重新康复起来，他试图从大冈升平

的《莱特战记》(1967—1969年)中找到康复之路。“大冈正是通过对自己也十分幸运的是他们中一员的‘阵亡的士兵们’的哀悼,直接与对菲律宾的死难者的谢罪联系在一起,在此,他证明了也有这样一条道路。”加藤看到了《莱特战记》中大冈的实践,他说:“他通过自己的参与告诉我们,既不用成为海德先生,也不需要靖国神社,我们有着自己悼念死难者的方式。既不用成为杰奇先生,也不用通过两千万亚洲死难者,我们完全能与他国的死难者相逢。”

这是非常奇妙的巧合,司马辽太郎的《坂上之云》(《产经新闻》1968年4月—1972年8月)与大冈升平的《莱特战记》(《中央公论》连载,1971年9月,中央公论社出版),两者几乎发表在同一时期。20世纪末的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初期发表的历史小说与战记,即这一横贯“文学”与“历史”两种形式的作品——尽管两者在论调上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为何它们总是作为不得不被指认为新的民族主义主张的重要依据提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以及经济高度成长结束时期的记忆,为何不得不在历史性事实与文学性表象的两面镜中被提起。此中就存在着当下最为尖锐的历史性问题。

“司马史观”批判

战败后,在美国的强压下,将战胜国视为“好人”、将战争中的日本视为“坏人”的这一立场被命之为“东京审判史观”,同时,将帝国主义视为“坏人”、将社会主义视为“好人”的这一立场被命之为“共产国际史观”。在拒绝这两种“史观”支配而否定战后教育的藤冈信胜,站在与战败前的“大东亚战争肯定史观”也不同的第三种立场上,将他们的历史观称之为“自由主义史观”来加以宣扬。但是,仅从他们最近的出版物来看的话,他们的“史观”的本质,只不过是“皇国史观”和

“大东亚战争肯定史观”的翻版，在历史认识的层面上，只是极其低层次的主张。为了掩盖自己观点的匮乏，藤冈全面依靠司马辽太郎这一著作进入畅销书排行并且长期位居畅销书行列的作家的历史意识，通过唤醒渗透于国民中的司马辽太郎式历史认识的记忆，扩大他们自身的主张。

藤冈在《屈辱的近代史》一书中写，过去自己将日俄战争时期的日本的领导者们“想象为是与极其残暴的黑社会一伙的人”，随后他忏悔，“而在《坂上之云》中，日俄战争时期的国家领导人的优秀品质，将他们浑身的力量发挥出来，以拯救民族的危机，当我读到这些事迹的时候，我深为自己曾将他们视为歹徒感到羞耻，满怀歉意”。他说：“将司马的小说与史论结合起来，可以浮现出一个完整的‘司马史观’。”

《坂上之云》讲述了陆军骑兵创立者即之后的陆军大将秋山好古，及其胞弟即在日俄战争中担任日本海海战参谋而驰名的秋山真之，以及同是松山出身的两人的友人，即近代俳句与短歌革新领导人正冈子规的故事，是一部描写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历史小说。藤冈的所谓“超越好人、坏人史观”的理论基础，就存在于司马辽太郎所写的这部小说的话语中。例如，司马在对战败后的“进步”历史学者的话语与保守历史学者的话语都提出了批判的同时论述道：“之所以将国家和人极端地定义为好人或者坏人，那是因为历史科学力不从心之故，仅从这一点而言，或者说它只带有很少的一点近代精神，或者说存在着很严重的缺陷，这似乎是它的宿命。”

这一争论尽管是围绕着如何定义甲午战争来进行的，但是，对左右两种立场都提出批判、同时又是“近代精神”体现者的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站在了超越“历史科学”的立场上。司马辽太郎的定义是，对于为了抵抗帝国主义列强而建立起了典型的近代国家的日本而言，甲午战争“既非善，也非恶，是人类社会中，日本这一国家的发展程度的问题”。换言之，他将之肯定为帝国主义战争之无法避免的结果，并将这一观点愈发特权化。

对于日俄战争，司马辽太郎在《坂上之云》中这样论述：“日俄战争，毫无疑问是世界历史中的帝国主义时代的一个现象。但是，在这一现象中，日本的立场，是被逼到绝路的人竭尽毕生的所有力量所进行的防卫战，这一点毋庸置疑。”司马辽太郎尽管承认甲午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但他将之定位为针对欧美列强以及俄国进入亚洲，“被逼上绝路”的日本的“防卫战”，由此，他推导出了对具体实施的殖民主义予以免罪的逻辑。

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坂上之云》得以连载的1968年4月至1972年8月的这一时期，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日本迎来了转机。1968年1月，伴随越南民族解放战线发动了春节攻势，美国于1961年7月开始发动的越南战争进入了最后阶段，在巴黎举行了围绕和平问题的外交谈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美国的“正义”掉到了地上。在日本，以反对越南战争为轴心，围绕归还冲绳、70年安保等问题，日美安保体制从根本上受到质疑，这是日本国内的反美情绪最为高涨的一个时期。实现了经济高度成长，以及日中外交关系业已进入政治议程的日本，在各个方面都变得越来越能与美国并驾齐驱。建立起这一日本的，是战败当时还只是青年人的那些人，是一旦否定了战争中的自己与日本、并成为对此事缄口不语的经营者以及官僚的那些人。他们通过司马辽太郎的小说，对日本这个国家和自己重新建立起了信心。

还是在这一时期，在战败后的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们迎来了青春期，他们对自己父母一代所建设的战后日本提出了异议。其中一个象征性的现象就是“学生运动”。暂且不管这位司马辽太郎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坂上之云》中对甲午、日俄两次战争的肯定性评价，通过将看来似乎是对立的两代人——父母与孩子——的意识形态进行贯通的作业，让这一近代国民国家的故事为整个国民所共有，正是它使战后20年后的日本确立经济大国的自信成为可能。至少，对于“生育高峰”中出生的一代人而言，司马文学与学校教科书上所教授的

历史完全不同，它讲述了近代国民国家的故事，让教科书的教条主义发生崩溃。正因为此，司马辽太郎成为一个“国民作家”。恰好在这一时期，围绕描述了日本所犯战争罪事实的历史教科书审定问题，家永三郎开始了教科书的诉讼。

提到司马辽太郎成为畅销书作家这件事，是开始于1962年6月至1966年5月连载在《产经新闻》上的《龙马奔走》一书。书中将坂本龙马描绘成一个最早觉醒于近代国家、是作为国家之人登上历史舞台的日本人，由此，司马辽太郎确立了一个关于国家建设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故事。实际上，以幕府时代末期、维新时期为背景，将男性英雄的自我成长与国家建设集于一身来表现的方法，是继承了诞生于大正末期的“大众小说”的手法。

从社会底层向上攀升，将自我建设和国家建设集于一身的壮志，只有在国家的变革期和新体制的形成期才能得以实现。包括《龙马奔走》在内的司马辽太郎一连串的维新作品，通过将时代感切入人的精神深处的方式，为战败后重建日本的“企业战士”们，成功提供了将个人的人生与国家融合在一起，并树立起信心的故事。由此，他创造出了从明治维新以后持续围绕“近代日本”这一国家的梦幻。

从这一意义而言，可以说司马辽太郎的文学，发挥了相对“战后文学”而言的反动力装置的作用。如果说“战后文学”的一个主题在于通过自我否定的反省方式来追究没能避免战争的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责任、并探明其思想上的弱点的话，那么司马辽太郎的文学则是彻底的自我肯定。为了使这样的自我肯定得以成立，就必须不断地、全面地否定在陆军军阀主导下的日本所发动的这场愚蠢的战争——“大东亚战争”。对昭和时期的军阀政治的批判，在其他时代的故事中不断作为“题外话”被提及。例如，《龙马奔走》一书中，在谈到“宗教的攘夷思想”时说道：“但是，这一狂热的信仰，到了昭和时代，被信奉昭和维新的妄想集团所继承，最终发动了战争，将国家推入了可悲的深渊。——我在不断地说着题外话——大东亚战争乃是一件世界上最为可笑的事情。”